



每件作品都是一次完整的日出与日落

# 蔡志松在创作中修行

“对他而言，每一句伟大的诗句都是初升的太阳，每一次日落都是天国的基石。”这是美国著名女作家伊迪丝·华顿献给法国艺术家让·科克托的诗歌。这样的诗句，同样贴切于蔡志松：他每一件作品如同日出日落，犹如太阳或天国的基石。蔡志松是自己艺术世界中的王，在向内深深探寻中，他却参悟了在小我之外更广阔的生命奥义。

编辑 / 李晓东 撰文 / 唐建平 摄影 / 郭朕豪 化妆 / Vicki 版式设计 / 郭斌

**蔡志松：**国际著名雕塑家、中国雕塑界最具代表性的的人物之一，主要作品有《故国》、《玫瑰》、《浮云》等系列。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1998-2008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现为职业艺术家，工作、生活于北京。

## 谈话从入藏旅行开始

此刻，蔡志松一袭黑色装扮，坐在工作室的黑色皮质沙发上，神态端然而笃定，眼神明亮，映射着内在的充沛力量。

这间宽敞的工作室，到处是他创作的艺术作品：从令他蜚声国际的《故国》系列，到后来创作的《玫瑰》和《浮云》，——这里俨然是他驰骋的疆域。他是自己的王。

一只白色小狗跑到他的跟前，他弯下身子，逗弄着这只名叫“饭团”的小狗。那一刻，他脸上的神情愉悦而放松。

他的左手腕戴着一串黑曜石的念珠，搭配着银质计数器。“这是我自己的搭配，在排队或者坐飞机的时候，可以盘着珠子，念念经，不会那么浮躁。”

工作室的高处亦供奉着几尊小的佛像。于是，端起一杯热气氤氲的台湾高山茶，我们的话题干脆从他与藏地的渊源谈起。

从2007年至今，他已经去过七八次藏地。第一次去藏地，同大多数人一样，是怀着近乎朝圣般的心态去的。

从四川的成都、甘孜进藏，然后是二郎山和康定，他的内心爱上一种来自自然之力的冲击。

高原起伏的连山，碧蓝天空的云朵，最重要的，那里人们虔诚的信仰，让他难以忘怀。“几乎是拿着手机和相机一阵狂拍”，他笑。最令他感动的，还是那里的人，“虽然物质简陋，甚至粗鄙，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城市人少有的简单、质朴的味道，很单纯”。路途中遇见的那些磕等身长头的藏民，成为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痕。

“人的这一生是很短暂的，信仰让人获得一种坚定而清晰的行走方向。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复杂一些，实际上，你选择一个方向走，路上会有很多诱惑，定力不

够的人，就会走到一条岔路上去。或者你在路上东拐西拐，最终会走不远。有时候，你真会感觉如此，自己以为已经走了很远，实际上还是在原地未动。”



早在2005年，蔡志松写过一篇小文章，写到过“生命之累”。将近十年过去，他坦承，这种累的感觉依然会有。“人活着没有不感觉累的，清闲是福，我恐怕没有那个福。”

年轻时候的忙与累，在于生计，在于名气，在于获得尘世间的认知。现在的忙与累，则更多是追求一种表达，一种精神的自由。

2011年，他去甘孜，是为了建供佛的曼扎。曼扎是藏传佛教宇宙观的体现，又称为曼陀罗，类似于坛城，用于观想或者供佛。他信手翻开一本作品图册，一页一页地翻给我们看。那些曼扎，美轮美奂，色彩绚烂，或红或金，精致至极，体现出佛教中包容与博大深邃的宇宙意识。这些曼扎中，最大的一座，直径是十米多，而且是建在户外的高原环境中，原计划半个月完工，但是自然环境的恶劣超出了他的想像，一直做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算完工。

这些曼扎，是蔡志松在脑海中的观想之物的具体呈现。通俗地说，就是当他进入观想状态时，脑海中会浮现宇宙面貌，然后，他把自己脑海中的宇宙面貌再现出来。每一个细节都不可疏漏。“雍和宫也有一座曼扎石雕，但是非常简单。”

其中的一些曼扎，在甘孜县城大白塔寺的寺院里，供奉在佛塔前。

## 找到心灵的“故国”

蔡志松在年仅28岁的时候，即凭借作品《故国》系列而获得了国际声誉。

时光回溯。15岁开始学素描，高考考了三年，20岁时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央美院。美院注重西式教育，教授大量西方的技法。

也就是在这里，蔡志松开始了自己的